

## 哭声里的乡魂

| 郑艳艳

古厝的横梁上挂上素白幡条,正中央一个斗大的“奠”字,透着肃穆、悲凉。

“好爹好爸啊! 烧金烧银给你买路走、买路过,烧金烧银给你买物吃、买物配……”

正当众人跪在三叔公的灵柩前悲痛哭泣之时,从隔壁村闻讯赶来的大姑率先扯开嗓子,将纯粹的哭嚎加入了抑扬顿挫的闽南语唱词,这场延续千年的乡村哭丧仪式,就此拉开帷幕。

平日里佝偻着背、操持着家长里短的三姑六婆,大字不识几个,此刻像被赋予了某种神秘力量,竟能在固定的曲调里,将对逝者的追思、生活的艰辛,化作一句句即兴的唱词。这些夹杂着泥土气息的词句,句式工整,甚至还能押韵,简直匪夷所思。

大伯母感念着三叔公生前帮衬族人的善举,二姑婆哭诉膝下儿女远游的孤寂,时运不顺的六婶则祈求得到逝者在天之灵的庇护……

她们跪在灵堂的草席上有曲有调地哭诉着,一边往一口火势正旺的铁锅里添加金纸和银纸。还未燃尽的纸灰亮着点点红光随风飞扬,众人涕泪交加,神情却无比虔诚,仿佛烧了那堆积如山的金纸和银纸,一生清贫节俭的三叔公便可“腰缠万贯”。

前来吊唁的亲友络绎不绝,哭丧的顺序严格遵循着辈分高低、长幼之别。看着很多亲人看似哭诉哀思,实则借此求助另一个“超凡”世界的保佑,我内心泛起复杂的涟漪。南宋的陆游早就明白“死去元知万事空”,而有了现代文明的认知,我们更应该明白只有人活着,才有力量创造价值。可老一辈的人却笃信着古老的精神寄托,祈盼逝去的亲人能够跨越阴阳,给予生者庇护。

闽南地区农村的丧事,最讲究热闹。“哭”得热闹,尤其重要。自己人哭不了那么久,也哭不出那种气场,于是就衍生出“代哭”这一职业。

专业哭丧队踩着碎步登场了。三位浓妆艳抹的女子,身着戏服般的服饰,举手投足间带着程式化的悲感。当她们开口唱着“你少年时候劳劳兼苦苦,勤勤更俭俭,无暝也无日……”我们竟被这些千篇一律的套话触动了心底的柔软,记忆如潮水般涌来,泪水也被催得滴滴滚落。

除了唱词哀凄,她们也会适当地洒点泪水,显得更加情真意切。眼泪,也是她们行业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。农村人评价哪支哭丧队好,往往不是听唱功或唱词,而是这样评说:“那一队只会干号,哭得太假;这一队还真流眼泪了,才是哭得好的。”仿佛泪水才是衡量悲伤的唯一标尺。

不一会儿,她们的浓妆就被泪水弄花了。眼线、睫毛膏晕染开来,浮粉的两颊划出两道深深的墨痕,抹得猩红的嘴唇一张一翕,看起来既滑稽又惊悚。

她们还随身带着一个小盒子,两曲唱罢,把盒子摆出来。除了谈好的出场费,还需要额外打赏。深谙此道的堂叔,熟练地指挥着大家换零钱。

哭丧队补了妆,再次粉墨登场。音乐响了好一会儿,她们举着话筒,却不急着开口。跪在一旁的主家,心领神会,往盒子里投了二十元,她们这才放开嗓子。唱了两句,一个主唱就故意减弱了声音,歪着头瞥着盒子,若百元大钞投入,便瞬间来了精神,泪花陡然迸出,洪亮的哭嚎声从丹田迸发出来,在人群头顶盘旋,飞上屋檐……

点歌环节更是将这种荒诞推向高潮。平日与三叔公交情浅薄的六叔公,递上五十元低语几句,她们即刻切换角色,用专业的哭腔演绎兄弟间的手足情深。

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,哭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寄托哀思,而是折射出乡村社会的人情世故。

守灵的三天两夜里,我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陷入沉思。哭丧这种古老的习俗,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,似乎正逐渐失去原有的精神内核。但不可否认,即使形式有些变味,哭丧依然是人们释放悲痛、凝聚情感的重要方式。人们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信仰,才有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的敬畏之心。千百年来,闽南味之所以经久不衰,也许就是这样不经意间一脉相承下来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或许,对待这样的习俗,我们需怀审慎的尊重。在哭声中流淌的记忆,寄托在唱词里的企盼,都是难以用理性消解的情感力量。但这些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文化习俗,终究值得我们理解与包容。因为萦绕在灵堂梁上的独特哭腔,早已化作一缕缕乡魂,扎根在这片质朴的土地。



思

## 莳花闲趣

| 陈金昌



每日下班回家,我总会去阳台,给那里的花草草浇点水,看看长势,于这一方天地间,寻得一段悠然静谧的时光。

阳台在卧室之外,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长春花。世人常言“花无百日红”,它却一年四季不间断地绽放着属于自己的绚烂。粉红色的花朵小巧精致,薄如蝉翼,在暮色中依然精神抖擞。手指轻抚花瓣,触感丝滑。这花生命力真是顽强,当初我从野外移植过来,随手一栽,便在小小的花盆中扎了根,活得生机盎然。

紧挨着长春花的是虎皮兰,它的叶片紧紧簇拥,将整个花盆填得满满当当。仔细观察,虎皮兰叶片厚实而挺拔,如剑出鞘,叶面上黄绿相间的斑纹,倒真似虎皮一般威风,让人不禁心生赞叹。

虎皮兰身旁是紫竹梅,它的茎和叶皆是梦幻般的紫色,宛如一幅淡雅的油画。细长的椭圆形叶子,基部微微抱茎,单生而出,一节节地生长着,恰似那修长的竹节。枝条细弱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韵致十足。紫竹梅时而倾斜,时而匍匐,甚至会优雅地下垂,我便索性让它伸出栏杆,垂于空中肆意生长。

鹅掌柴也憨态可掬地生长着,数片小叶簇拥在枝顶,形状恰似翻转的鹅掌。即便长得高了,根系花盆已裹不住,裸露在空气中,它依然顽强地存活。

最让人惊叹的是那落地生根,它的叶片边缘缀满小芽,轻轻一碰触便簌簌落下。这些小芽落在哪里便在哪里扎根,有时不经意间,会发现近邻的花盆上又冒出几簇新绿,那便是小芽的杰作,让人惊喜不已。此时,我不由得想起陶渊明的诗

句:“人生无根蒂,飘如陌上尘。分散逐风转,此已非常身。落地为兄弟,何必骨肉亲。”用来形容这落地生根,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小时候,我也对种花种草情有独钟。那时,在老屋门前的空地上,我栽种了太阳花、长春花、桃树等。每当放学归来,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,便是给它们浇水除草,乐此不疲。只可惜,那株桃树长到半米高左右时,被人挖走了。当我放学归来,看到那空荡荡的土坑,心中满是遗憾与失落。然而,那段浇花除草的日子,那份细致专注的快乐,至今记忆犹新。如今在阳台上莳花弄草,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,再次体会到了那份单纯的喜悦。

后来,我觉得阳台种的植物略显单薄,便将闲置的泡沫箱也派上了用场。我从郊外挖来泥土,将其填满泡沫箱,埋进吃剩的榴莲籽。没承想,这小小的种子竟发了芽。往后,我又相继从野外移植了桑树苗、西红柿苗,居然也活了。我只是想多种一些绿植,种得杂了,这些新加进来的成员,也为阳台增添了新的绿意。

阳台之上,时有南风吹拂,带来丝丝清爽。有时,我们索性搬出小桌子,就在阳台上吃饭,在绿植的陪伴下大快朵颐。

这些绿植,生长在狭小的花盆之中,无法直接沐浴阳光雨露。它们却从未放弃,依旧顽强地生长着,不见一丝颓废之气。它们从不计较位置好坏,只需一点清水、一杯泥土,便能报以一抹绿意。人若也能如此随遇而安,不计得失,不想太多,或许日子会过得轻松许多。



评

## 腰链与锁链——《银腰链》简评

| 吴玖红

银腰链是惠安女服饰的重要标志,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,惠安女作家陈瑞芬的长篇小说《银腰链》,以这一独特文化载体为线索,将笔触深入20世纪80年代初惠安东部的婚姻习俗,在时代浪潮与传统枷锁的激烈碰撞中,勾勒出一代惠安女性的群体命运,读来令人唏嘘。

银腰链是婚前夫家送给女子的聘礼之一,是惠安女已婚的象征。小说却以辛夷海卖银腰链开场,那是当时最重的6股银腰链,是情人许若平为冲破封建婚姻的牢笼而送给他、让他换钱当盘缠的,这场追寻爱情与自由的壮举,最终以许若平跳潭自尽的悲剧收场。华美的银腰链从象征幸福的聘礼异化为束缚人性的沉甸甸的枷锁,成为封建礼教戕害女性的具象化象征。

当我看到追求爱情的许若平自杀了、敢爱敢恨的许凌琴疯了、历经坎坷的艾青花落发为尼时,我哀其不幸;当我看到孤苦半生的许若含渴望爱情,却似戴着镣铐的舞者,即使在辛夷海的帮助下,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,但精神上却始终没有觉醒,在遭受丈夫的背叛毒打、婆家的百般欺凌后,仍委曲求全时,又怒其不争。她已将封建婚姻观念对女性精神的长期驯化与毒害内化为自我认知,那条无形锁链已将她深深锁住,那是她们那一代人的桎梏。

小说中有个情节值得玩味,如解除婚约后的许若含,收到了一条11股的银腰链,这超越当时流行规格的礼物却不是聘礼,而是夏省土娃对她最高的敬意和谢意。这一情节意味深长,既象征着传统婚俗的突破,又呼唤着新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。

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,小说中的女性无疑是被置于“他者”地位的群体。她们的价值由夫家的银腰链股数和重量衡量,命运被婚姻习俗主宰,个人意志与情感需求被完全忽视。即便经济独立,也无法突破封建思想的精神牢笼。这种刻画直指性别不平等的深层根源。

许若含的故事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,她14岁起就扛起生活的重担,在艰难困苦中努力拼搏,奋发图强,历经千辛万苦,仍百折不挠,我们看到了在困境中挣扎、在苦难中成长的女性力量。她善良勤劳的品性令人敬佩。她为我们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女性生存史诗。

银腰链作为贯穿全文的文化符号,不仅象征着物质生活的逐步丰盈,更映射出婚姻观念的嬗变,呼唤着女性意识的觉醒。

《银腰链》不仅是对特定地域、特定群体生存状态的书写,更是对整个社会性别文化的深刻反思。它提醒我们,女性追求解放,既要冲破外在的制度枷锁,更要战胜内心深处被传统观念塑造的自我认知。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与平等。

## 吃草与吃肉

| 郭华悦

林语堂在《吃草与吃肉》一文中,把动物分为吃草与食肉两种。吃草动物,只管自己的事,故温和善良;食肉动物,专管别人的事,故奸险且善于算计。

这说的是动物,也是人。人有“吃草”的,以草为生,只需贴近大自然,无争无斗,故大多温和善良。人,也有“食肉”的,以“肉”为食,自然要擅长捕猎。捕猎之道,侵略与算计缺一不可,故多具有进攻性。

但人之复杂,往往不在于非此即彼的截然分明,而是有彼有此的相融相合。食草与食肉,有时并非将人分为两种群体的标准。相反,却能在一个人的身上共存共生。

食草与食肉,跟人的年龄有一定关系。人在年少时,大多是属于“食肉动物”。满腔的雄心与抱负,让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,攻城略地,意气飞扬。要想吃“肉”,努力打好根基,培养实力,这是其一;看清形势,找准风口,进退应付,算计指挥,这是其二。要成功“食肉”,两者不可或缺。

可随着年岁渐长,心态日渐平和,不少人又从“食肉”转向了“吃草”。

食草者,平平淡淡,不紧不慢。人有了岁数,去浮躁,存平和,日子也慢慢接了地气。年少时奔走呼号,攻城略地。及至岁数渐长,更愿意在日子里多做些减法,撇去浮躁,仅家人和几个知己,于大自然中共品“草香”。

食草为素,食肉为荤。现代研究早已表明,一味食草或食肉,都有违健康之道。人要健康,就得荤素搭配。将两者截然对立,或者本末倒置,最终都会得不偿失。

这是健康之道,亦是人生之道。过日子,就得融会贯通。该“食肉”的年纪,高奏凯歌固然要紧,也别忘了搭配“吃草”,留三分清醒与平和。及至年岁渐长,“吃草”虽是生活常态,但也别忘了搭配“吃肉”,留点进取心,以免生活沦为一潭死水。

“草”与“肉”,俱是人生味。搭配得当,方能体会人生乐趣。



抒

## 父爱无言

| 黄慧敏

烈日,面无表情地捧着脸盆,盆里装着那件被单,一块肥皂、一把棒槌。我战战兢兢地不敢吱声,默默紧随其后。父亲找到一处没人的水沟,开始了他的洗被程序,就连拧被单都是手脚并用,不让我插手。我呆呆地站在旁边,盯着眼前的一幕,思绪万千,不断反思和自责。父亲用行动给我上了最深刻的一课:不要介意别人的眼光,只要是对的事就去做;做事不能拖拖拉拉,答应别人的事要及时行动,并且要尽量做到最好。

我记得每到周末,父亲都会帮我们剪指甲,偶尔也会偷拿几颗母亲珍藏的花生种子让我和大哥吃,这应该是我们小时候吃得最开心的零食了。每次睡觉前,父亲都会先帮我们暖被窝,给我们讲一些人文趣事和生活常识。还有一次,父亲用竹筐一头挑着大哥,一头挑着我和妹妹上街吃馄饨。他点了三碗撒了葱花的馄饨,叮嘱我们坐在摊位上吃,不要到处乱跑,便自个儿离开了。等了很久都不见父亲回来,妹妹以为父亲不要我们了,急

得大哭。我也后知后觉地明白了什么似的,喉咙像堵塞了一样的难受,心里七上八下的,想哭又害怕街上人多。再看看大哥,他大口地吃着馄饨,一点儿都不当回事,显得老练沉稳。

我判断父亲不会“无情”地丢下我们,就安慰起妹妹,让她赶紧吃,但心里还是感到忐忑不安。过了一会儿,父亲背着一大袋化肥回到摊位,一边了解事情的原委,一边帮妹妹擦拭眼泪和鼻涕,认真地对我们说:“你们放心,即使再穷,我和你妈都不会丢弃你们的。”我们终于安下心来,美美地享受起了那碗馄饨。长大后,我找遍了天南海北,都吃不出那碗馄饨的味道了。

一束束灿烂的光线把童年串成一首首歌谣,我在时光的秋千里轻荡着,无忧无虑。童年,有父亲的陪伴是幸福的。每当我迷茫时,总能想起父亲的教诲;每每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,父亲的目光总是把我牵引到更高更远,让我坚信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前行一定错不了。



父亲早逝,记得他夏天经常光着膀子,露出微胖的肚子,穿着一件深蓝色短裤,肩上是披着一条擦汗的毛巾。只有上街或做客的时候,父亲才会穿上天蓝色衬衫、灰色洋装短裤,配上黑色皮带和绿色人字拖鞋,这是他的“顶级装备”。由于常年风吹日晒,父亲皮肤黝黑发亮,脚后跟裂开了一道口子。两只眼睛深嵌在一张略宽的脸上,他有高高的颧骨,五官分明,中等个子,算不上帅,但斯文得体。

父亲做事踏实、待人诚恳,是一个勤奋朴实、正直忠诚的人。因此,他被村民推选为出纳员兼会计师,肩挑双职。父亲每天起早贪黑,忙忙碌碌,把

每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。村里大大小小的账目经过他的手无一出错,深得村民们的信任。我每次到村委会办公室给他送午饭,在楼梯口就能听见算盘“噼里啪啦”地响,像在演奏一首优美的乐曲,我常常驻足倾听,陶醉其中。他双手同时打算盘、复核账目的绝活更是令我佩服,可惜我从小更喜欢语文,对数学不怎么感兴趣,直到现在都没有学到精髓,深感遗憾。

有一次,父亲让我帮他洗被单,我嘴上答应着,心里却不当一回事。因为我介意别人嘲笑被单破旧,打了无数个补丁不说,还沾满油垢。父亲反复提醒后终于按捺不住,他顶着炎炎